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体论意义

##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

杨建梓

(后勤指挥学院,北京 100858)

**摘要:**卢卡奇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具有本体论意义;意识形态和科学并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学说。

**关键词:**卢卡奇;意识形态;科学。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4)02-0081-03

20世纪5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在一些社会学家——拉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和丹尼尔·贝尔中酝酿起来的,其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也许是对这一思潮的反驳,从60年代起,西方就出现了各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以及晚年卢卡奇等人的理论。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其它理论不同,他以回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目的,而其他人们则是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对立面。

### 一、意识形态的本体论意义

卢卡奇早期作品《历史和阶级意识》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宣扬机械的决定论,这样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长期不能成熟,也就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因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所以他认为要引导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这样才能从主观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所以他提出了他早期的意识形态学说——“总体性革命”即“意识形态革命”的理论。晚年卢卡奇的观点有了实质性的转变,他赞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sup>[1]</sup>认为意识形态是指能够克服社会冲突——无论是较大的还是较小的、无论是命运性的还是插曲性的社会冲突——的理论或实践工具。所以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斗争的手段。一种思想转变为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这种思想对“此时此地的定在”发生影响的过程。但是卢卡奇注重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特征。他反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标准,认为正确或错误不能成为判断一种见解是否是意识形态的根据,他从因果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作为基本出发点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目的性作为动机、意识或观念,是一种精神性的东

西,但它也具有本体论上的存在意义。这样卢卡奇把意识、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首先,卢卡奇认为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观念产生于人的劳动过程。人是对环境做出回答的动物,回答是以某个问题为前提的,而问题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当然人的周围现实(自然界和社会)对于人的某些影响构成了这类问题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基础还必须经过人的观念的加工,才能作为问题出现。所以,人需要进行观念准备才能做出上述反应,而这种观念准备有漫长的史前史,动物永远也不可能给自己制造出问题,从而独立地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恩格斯曾经说过,语言和劳动是同时产生的,它是人们由于劳动而达到彼此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所产生的结果。人由于劳动和语言的出现从而和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意味着人虽然也是受生物学制约的有机体,但是他却发展了许多新型的、无法用自然范畴去把握的活动。所以“问题”和“回答”之间的关系,使在劳动以至整个社会存在中产生了实在因素与观念因素之间的无法割裂的联系,其中实在因素是支配因素。“自然界的物质的自在——作为自在之物——不会由于任何设定而经历任何变化。”<sup>[2]</sup>但是观念的东西却有可能使实在的东西朝着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发生运动,从自然界中形成它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东西(这样社会存在就跳出了自然王国的范围),这种可能性就是观念因素存在的“回旋余地”,正是在这个“回旋余地”之内,观念因素就是一切能够在社会中产生并在社会中存在的东西的无法代替的前提。

所以,卢卡奇把观念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一个部分。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观念都是社会存在的部分和条件,观念的存在是通过物质过程来实现的,即没有物质过程保证其实现观念就仅仅是一种幻想,它在社会存在中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这种观念显然并不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意识形态作为调节社会冲突的观念、理论,这里社会冲突就是客观实在的东西,意识形态则作为观念的东西在起作用。

收稿日期:2003-11-17

作者简介:杨建梓(1967—),女,汉族,山西人,后勤指挥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本体论意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是阶级社会的普遍标志,但是许多意识形态的要素却在尚不广泛存在群体利益对立的人类社会早期就以某种方式存在了。比如在人类以采集和猎取为生的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取火、磨制石器、制作弓箭和飞镖,还学会了集体合作,使用计谋等等,这些活动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人们已经具有了勇敢、坚定和必要的牺牲精神,这些品质后来发展成了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美德并变成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早期,由于人的个性还没有得到发展,当时的社会冲突还只能是潜在的冲突,但是不应忽视当时的另一种冲突领域即无法控制的自然环境力量时刻危及着整个社会和个人,所以克服人与自然的冲突的规范也是后来意识形态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社会对抗,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上述因素转变成了意识形态来克服这些社会对抗。

恩格斯把这样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称为“原始谬论”,并且拒绝为所有这类表现方式“寻找经济上的原因”。卢卡奇认为如果按照恩格斯“从准确规定的个别经济形式中得出的被直线式地和直接决定的推论”<sup>[3]</sup>来看,上述观点无疑是对的,所以恩格斯只是片面地从科学和认识论的角度,而没有从本体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恩格斯的概括具有认识论特征,但是绝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是经不住严格的认识论的批判的,就是说其前提是错误意识。但是有许多被实现的错误意识却从来未变成意识形态,而有的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又决非必然就是和错误意识相同一的。因此“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从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中去理解。对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经看到了(当然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他在批判人们从本体论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康德对这种证明的批判时,说到,古代的摩洛赫不是曾经主宰一切吗?德尔斐和阿波罗不是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一种真正力量吗?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识形态这个事实。从认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把摩洛赫和阿波罗概括为“谬论”,但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它们却是作为现实有效的——即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发挥作用。所以只有让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实际作用不再从属于人们在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所做的价值判断,我们才能对意识形态进行考察。当社会分工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社会矛盾,而且也必然会产生克服这种矛盾的形式——意识形态,但它们得以作为意识形态而起作用,不取决于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科学的还是神话的,而是取决于它们能否用来克服社会冲突。

## 二、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

首先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本体论上看,它们两者决非完全对立的東西,最纯粹的客观真理也可以用来作为克服社会冲突的手段。从社会科学来说,每一门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和作用就包含了一种无法扬弃的意识形态要素。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曾经出现了一种偶像化,

它表现为把主观的意识形态与客观性之间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从一门科学的著作和其形成过程中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就其本体论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职能,执行社会职能的意识形态在客观科学真理面前具有中立性。从自然科学来说,情况也是一样。自然科学的进步同生产力的发展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但自然科学的产生往往带有偶然的性质,从它的理论本质并不能直接推出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要试图把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完全分割开来却是不可能的。自然科学同样可以作为调整社会冲突的手段,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就是如此。

卢卡奇认为从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科学著作中不一定得不出科学的结论,而一门科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一定就形不成科学的理论。如西斯蒙第的经济学的出发点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即为了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这种出发点是以经济学上的分析为依据的,而这种分析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具有规律性)又以其客观正确性而具有了划时代的科学意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事实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受利益的约束,往往容易使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僵化,而被统治阶级却相反,他们能够在阶级斗争中揭示被忽视的事实、关联和规律。所以,“意识形态在认识论所要求的客观性面前具有本体论的中立性”<sup>[4]</sup>。

其次,有人以科学本身不含价值为理由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卢卡奇认为这种科学性只是一种“毫无成果的学究式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是把统治阶级本身所作的评价当作“在不受价值约束的情况下确认的事实”加以对待,否则这种科学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比如在历史科学中选择课题、筛选事实等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古希腊修昔的底斯的历史方法论被人们看成是科学客观性的典范,其实,修昔的底斯认为科学的目标是为了找到正确的行动方法,而且每一个历史学家(当然仅仅从方法论上来讲)都是这种观点,这同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克服社会冲突的手段的学说是相同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他们都是从一定的冲突局面出发,并且都是着眼于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对待这些冲突从而做出回答的,比如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与人们从理论和科学上对它的论证的发展明显是平行进行的,假使没有这些在科学上领头的人物的这种态度,那么这种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所执行的这种无法扬弃的意识形态职能,使得科学本身在社会本体论上强烈地接近意识形态。”<sup>[5]</sup>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们在社会中的职能,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出发点以及它的方法和结果,都对社会冲突起着这样或那样的调节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性的统一。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它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本质,比如马克思就曾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改造现存世界的指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总是要求自己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自己作为克服它那个时代的社会冲突

的理论。首先它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克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核心冲突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的最后一条就表明了这种思想。其次马克思主义总是要求自己具有科学性。马克思在和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错误观点进行论战时,就其实质而言,始终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他客观地、系统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的矛盾性、在阐述历史事实时的不准确性等等。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正是在于它实现了哲学和科学的新的独特的联系即哲学和科学彼此从本体论上进行批判。一方面科学从“下面”对哲学进行本体论批判,看看哲学综合中的一般本体论结论是否与社会存在的现实运动相符,看看这些一般结论是否由于进行了抽象而远离了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哲学从“上面”对科学进行本体论批判,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根据存在考察每一个个别问题,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存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能把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才使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用意识形态

来克服这些冲突成为可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则把这种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和哲学的新的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就必然要同特定的形势相联系,这就是说必须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导致这种形势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为教条。“如果背离了作为科学和哲学的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那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在40至80年前所表述的许多范畴不加批判地、机械地用于当前的形势。”<sup>[6]</sup>卢卡奇认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这里卢卡奇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方法来看待的,而且这种方法“可以作为意识形态而参与克服社会冲突的斗争。它既能从思想上为解决这些冲突提供客观的科学基础,又能从思想上为自在的人类转变为自为的人类指明合乎人性的、合乎人类的发展前景。”<sup>[7]</sup>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人民出版社,1995.33.

[2][3][4][5][6][7]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3. 418. 505. 601. 603. 613. 613.

## The Ontological Meaning of Marxist Ideology: an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Theory by Lukacs

YANG Jian-zi

(Logistics Command Academy, Beijing 100858)

**Abstract:** Lukacs interprets Marxist ideology theory agai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 his remaining days. He believes that ideology is a component of social existence, which has an ontological meaning. Ideology does not contradict with science, and Marxism itself is an theory that combines ideology and scientific nature.

**Keywords:** Lukacs; Ideology; Science.

(上接第93页)

## Mercantilism and Tianjin Chamber of Commerce

CAO Li-ping

(The Third Railway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Tianjin 300142)

**Abstract:** Mercantilism experiences rapid develop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greatly influences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wareness of honoring mercantilism; the changes happened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licie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status for merchants. The formation of Tianjin merchants determines their features, which are a weak sociability, a strong sense of citizen existence and a lack of contemporary awareness. Therefore the Tianjin Chamber of Commerce focuses on reinforcing business connections, eradicating shortcomings and opening a business mind, etc.

**Keywords:** Mercantilism; Tianjin Chamber of Commerce.